



达尔文回忆录

51645

02

达尔文回忆录

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

〔英〕达尔文 著

毕 黎 译注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

by *Charles Darwin*

译文根据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edited with appendix and
notes by his grand-daughter Nora Barlow,
London, Collins, 1958.

达尔文回忆录

英 达尔文 著

毕 黎 译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563

1982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48 千

印数 1—22,700 册

印张 6 1/2, 插页 8

定价: 1.05 元

译者前言

1876年5月5日,六十七岁的达尔文,带病完成了专著《植物界的异花传粉和自花传粉的效果》书稿,寄给出版商去付印。次日,因为必需养病,全家到萨利郡杜金城外的赫伯顿镇,旅居在一所房屋内。这所房屋,是他的妻舅亨斯雷·韦奇伍德租借的。

5月28日左右,达尔文开始著写《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一直写到8月3日结束。他在这个手稿末尾加写:“这篇我的生平简史,是从5月28日左右,在赫伯顿开始写的;此后,我大概在下午记写约一小时。”后来,它常被简称为《回忆录》,或《自传未删本》。

可是,根据他的手稿本第一页,在该页的左上角,却又写有几个小字:“1876年5月31日”(1876 May 31)。这几个字,很可能是他在写好了这一页时添写上去的。在这一页前,还附加一张目录表,很可能是他在写完全稿后补写的,因为从原稿第一页可见,他在题目《回忆录》和首句之间,做了一个长划线的符号,表示这里应该添写第一节的题目,即《从我诞生时起到进剑桥大学前为止》。

6月6日,达尔文全家离开赫伯顿镇。6月7日,他们到苏赛克斯郡米德汉斯特城附近的霍兰孔姆村的亲戚约翰·霍克肖爵士(工程师)家中,作客三天。霍克肖的独生子,于1865年同达尔文夫人爱玛的侄女结婚,所以他们是姻亲。6月10日,全家回到达温宅家中。

这篇著作的写作时间,若从5月28日起计算,共约68天。开

头14天,他在旅居时写,写作时间可能要较短些。

达尔文写作这篇《回忆录》的起因,是因为一位德国编辑来信请他撰写这篇文章;但是他认为,把它记写出来,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传阅,是有意义的。因此,在这个手稿中,除了“我”表示作者自己以外,又以“我们”表示自己一家人或达尔文夫妇俩,以“你们”表示自己的子女们。他并没有想要有朝一日把它公开去发表。因为它是原始的手稿,写得比较简略和潦草。其中有许多处,家中人时常谈到的,就省略了。还有许多书名等,大都用简名。还有几处,他在记写时由于回忆而发生差错,事后没有去核对一下,例如他宣读第一篇论文时的年份错误等。

这篇《回忆录》,最初大约是在达尔文逝世六个月后,他的儿子法朗士·达尔文把它删改,摘录和誊抄出来,改名为《自传》,并把它编印在《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三卷集)中作为第二章(第26—107页),于1887年初次出版。1892年,法朗士编辑出版《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选集》(单行本),仍把它列入第二章(第5—54页),但略加修订和增补注文。后来(1929年),它以单行本小册子出版,书名为《达尔文自传》,并且把法朗士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日常生活》和《宗教观》两篇作为附录。这本小册子列入《思想家丛书》第七册。

在法朗士摘抄《回忆录》时,达尔文夫人爱玛(1896年去世)事先审看了这篇手稿;她反对把其中许多有关亲友的姓名、评论、家中情况和宗教问题等记述公诸于世。因此,在他删改后发表的《达尔文自传》中,就被删去了约有四分之一之多篇幅。例如,他删去了达尔文对其父亲、哥哥、姐妹、妻子、舰长费支罗伊、勃克伦德、莫奇森、布朗、赫胥黎、华莱士、欧文、法更纳、霍克、赫歇耳、拜比吉和斯宾塞等的评述。其中整个一节《宗教观点》也被删去,另编在他的《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的第八章《宗教观》中,并删去了一些重要的

句子,有断章取义之处。例如,遗漏的部分中突出了他反对上帝的存在;说明他严密隐藏自己对宗教怀疑的观点,是从订婚前(1838年冬初)受到父亲的劝告时才开始,并且还举出了不信神的父亲、哥哥和亲戚的姓名。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帝如果恩德无量,那又为什么世上存在的痛苦事实依旧很多呢?他把基督教看作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把儿童信仰上帝比拟成猿类怕蛇的本能;甚至他还写了一句:“这真是该死的教义!”(And this is a damnable doctrine)。这比他痛骂奴隶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多么希望家长们不要把这类宗教迷信灌输给子孙后代啊!

这篇《回忆录》,后来又几次经过达尔文亲手修改和增补。例如,其中关于他父亲和一家人的记述,是在1878年(或以后)补写而插入的。最后,在1881年5月1日,他在第七节中,又添写了《补记》,共五段,补充记述他在1876—1881年间著写和出版的书名和内容,插入在《对我的智力的评估》一节之前。有些补写的句子,写在纸条上,并且粘贴在手稿中要增补的页上。

一直到1957年,这篇《回忆录》手稿全文的单行本,才第一次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根据达尔文手稿复印本译成俄文出版;译注者是索波里教授。该书并附有达尔文的《日记》,共251页,印数一万五千册。

1958年,达尔文的孙女诺拉(巴洛夫人,1885年生,现仍健在),也根据《回忆录》手稿,编辑出版《达尔文自传,1809—1882年,原稿未删本》,由伦敦的科林斯出版社出版,共253页。《回忆录》全文在第21—145页;其中尚有附录和注文等。

1959年,索波里教授又根据诺拉的英文本增订,把《回忆录》编入《达尔文全集》第九卷,第166—242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1974年,英国动物学家加文·德贝尔(1899—1972)编辑出版

《达尔文和赫胥黎自传》。他根据诺拉的英文本，以及詹姆士·金斯莱重读《回忆录》手稿本后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正。德贝尔曾在1950—1960年间任不列颠自然博物馆馆长，对达尔文的著作和生平有深刻的研究，在1963年著有《达尔文传》，并且编辑了达尔文的许多遗著。

译者在翻译《回忆录》时，根据了上述两种英文本和俄译本。

关于法朗士删改的《达尔文自传》的中译本，据译者所知，过去有下列几种：

(1) 1917年，周太玄译，连载在《学生杂志》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期和第七期。(2) 1935年，张孟闻教授译，北平钟山书局出版。(3) 1935年，周韵铎译，上海世界书局出版。(4) 1939年，全巨荪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除《自传删改本》外，还有法朗士的附录两篇。(5) 1947年，苏桥译，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以后又在另外几个出版社再版。(6) 1957年，叶笃庄和孟光裕合译《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第一卷第二章《自传》，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以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再版。

上述这些中译本，都存在着一些对原文的误解和失察之处。最主要的，是要增加不少注文，去说明达尔文手稿中所述的实际情况，指出他的笔误和简略之处，并介绍他所提到的许多书名、人名、地名和专门名词等。因此，注文也是很重要的部分，而且难以尽善尽美。译者对此作了一番努力，参照了英、俄文编者的注释，查阅了相当多的有关资料。现在的中译本的注文，除达尔文本人的注文以外，一律按正文中的注号，附注在书末；但人名、书名和地名的注文，则另外按其首字笔划次序编排，作为附录。

在译文中，译者用方括号标出的部分词语，是补充原文中简略去的部分。

为了隆重纪念这位世界伟大的科学家逝世一百周年，译者还

編集了一些达尔文的相片和有关图片,附印在本书中。

最后,在此谨向英国研究达尔文著作的专家理查德·弗里曼教授致谢,因为他亲切关心和盛情复制了上述两种英文本《回忆录》寄赠,并答复了我在翻译上的疑问。还应感谢谢大任教授,承他译解了原文中的拉丁文词句。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认识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书信和日记等中,时常有自谦之词,隐讳之处,有时过分颂扬他人的作品和言论,甚至好象自己全盘接受了对方的见解。他也自认有此缺点(见本书第94页)。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看法方面。他在1844年写的论文(物种起源理论的基础稿)中,第二章中的一节《自然选择方法》,后来摘录而在1858年7月1日宣读于林耐学会,并且在《会报》上发表(参看本书第79页);可惜它印数极少,连生物学专家也很少去研读它。可是,其中有两点批驳马尔萨斯的结论,却很重要:(1)用道德的约束力,可以抑制人口增长;(2)用择优去劣的人工方法,可以大大增产,因此即使不到25年增加一倍人口,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用节育和增产,就可以解决人口问题,因此也反证了马尔萨斯的结论是错误的。真可惜,达尔文由于不愿扩大涉及人类学和宗教方面,在后来的《物种起源》等书中删除了这两点,因而后人常误解他,对他作了不公正的评语。译者认为,在此应予订正,声明达尔文早有了先见之明;而这篇宣读的论文,真不愧为划时代的创作。

1981年6月,译者志于沪上。

1876. May 31

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nd
and charac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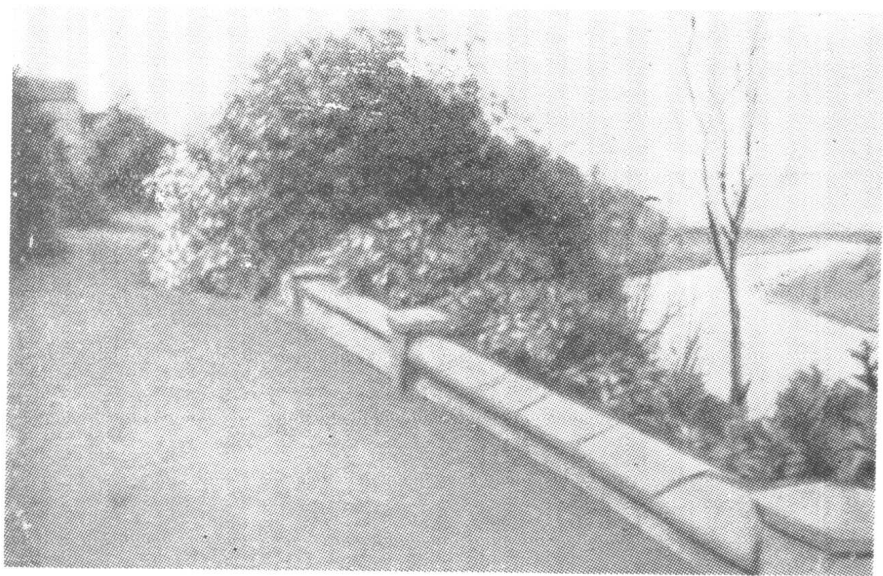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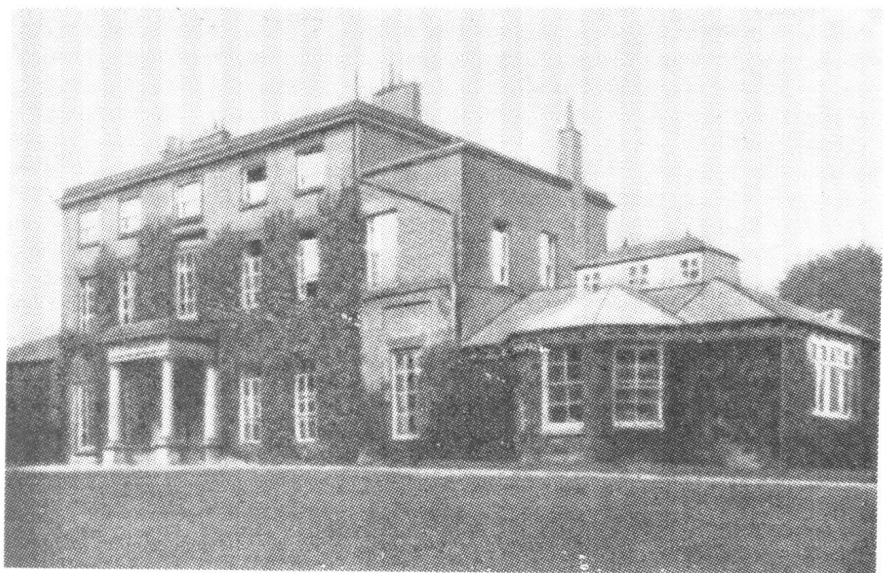
C. Darwin

A friend on 18th Nov having written to me to ask for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 with some sketch
of my intellectual progress, I have thought that to attempt
with ^{any} ~~some~~ ^{accuracy} any, & with possibly interest of children ^(at that date)

I knew that it would have interested me greatly to
have read even a short ^{sketch} sketch of the mind
of my grandfather with its history, & all ^{thoughts} by which
it has been worked. I have attempted to write a
faint account of myself, as if I were a Greek
man in another world looking back at his
own life. For here I find the highest, for life
is nearly over with me. I have taken as
point about my style of writing.

[I was born at Shrewsbury on Feb 12 1809. I have heard
of Father say that he believed that power and knowledge
must grow but ^{was} coming gradually back to a very early
period of life. This is all of course, for I certainly
remember from birth up to when I was a few months
old for years after when we sat ^{down} at a table for
breakfast & I recollect the usual scene then with some
little but the sleep.

- (1) 本书原稿真迹第一页。首行写：1876，5月31日——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查·达尔文。（下面正中的横划线，表示第一节的题目的位置。）



(2) 达尔文的诞生地蒙特宅: (上) 楼房正面及其东侧附属房屋(朝南)。
(下) 背面东侧车行道和塞文河景色。

FOR PRIVATE DISTRIBUTION.

THE following pages contain Extracts from LETTERS addressed to Professor HENSLOW by C. DARWIN, Esq. They are printed for distribut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in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est which has been excited by some of the Geological notices which they contain, and which wer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the 16th of November 1835.

The opinions here expressed must be viewed in no other light than as the first thoughts which occur to a traveller respecting what he sees, before he has had time to collate his Notes, and examine his Collections, with the attention necessary for scientific accura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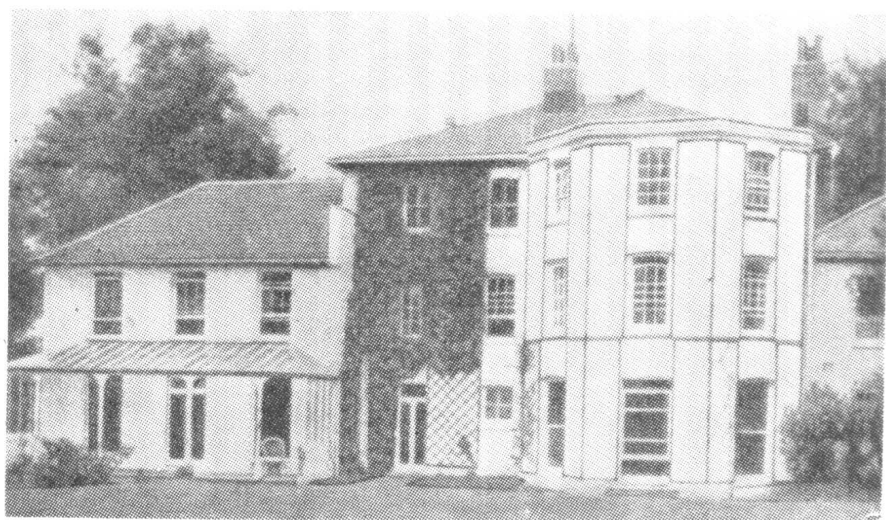
CAMBRIDGE.

Dec 1, 1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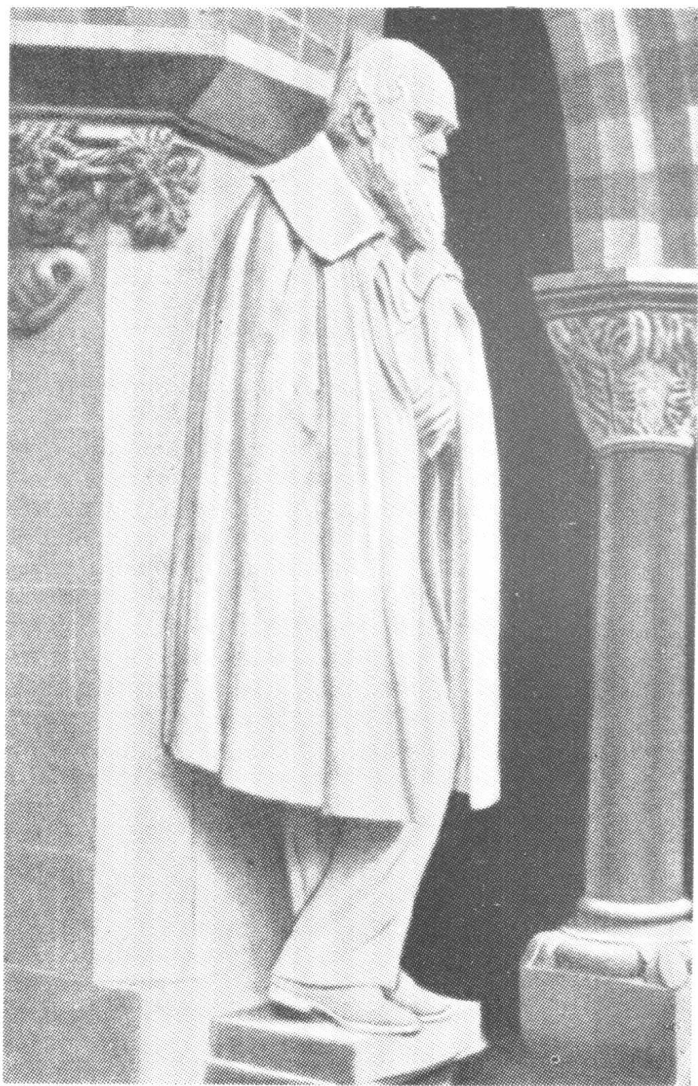
- (3) 1835年10月1日，达尔文的第一篇刊印的论著《南美洲考察资料》（给亨斯罗十封信的摘要）的封面页。亨斯罗把它作为“私人印发品”，在剑桥大学出版。1835年11月16日，亨斯罗在剑桥哲学会上散发和宣读了它。这本小册共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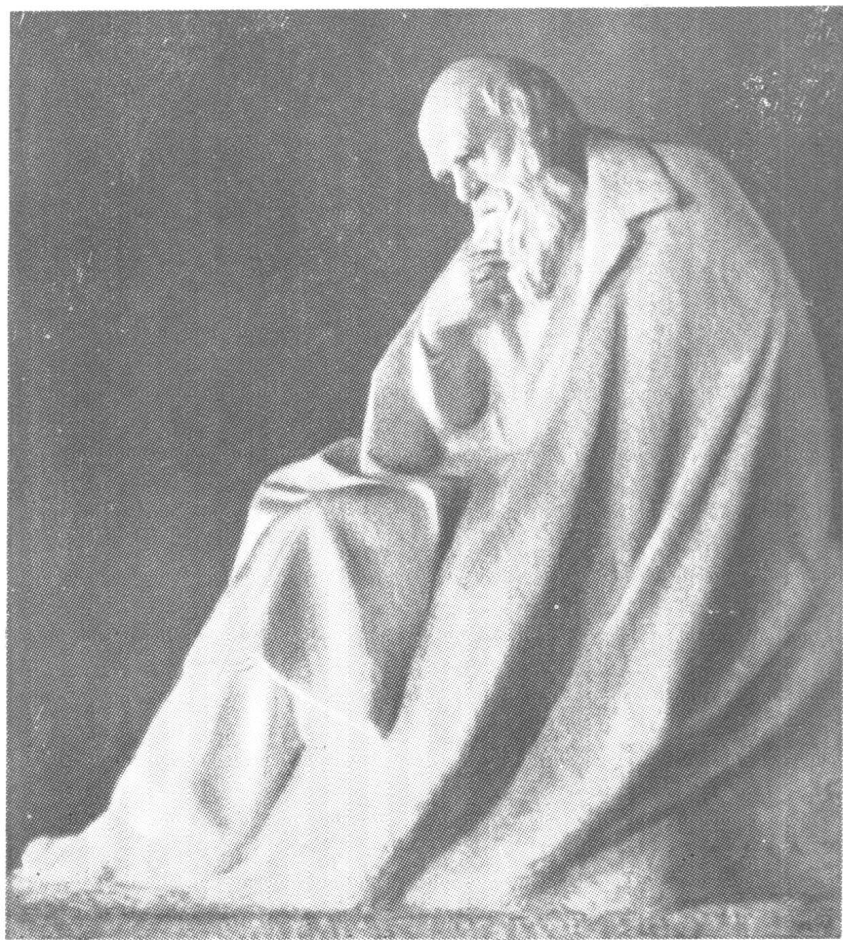
(4) 达尔文夫人爱玛·韦奇伍德(达尔文的表姐)在1839年新婚时的画像。



- (5) 达尔文一家的住屋达温宅：(上) 楼房正面，朝向东北，墙外是公路。北侧房屋和大门口是添建的。(下) 楼房背面，朝向西南花园方面。中间有烟囱较高的方形楼房，是初购时的旧屋。北侧两层房屋，是添建的绘图室(会客室)；外有游廊和达尔文常坐的藤椅。南侧三层弧形楼房，是旧楼房向外扩建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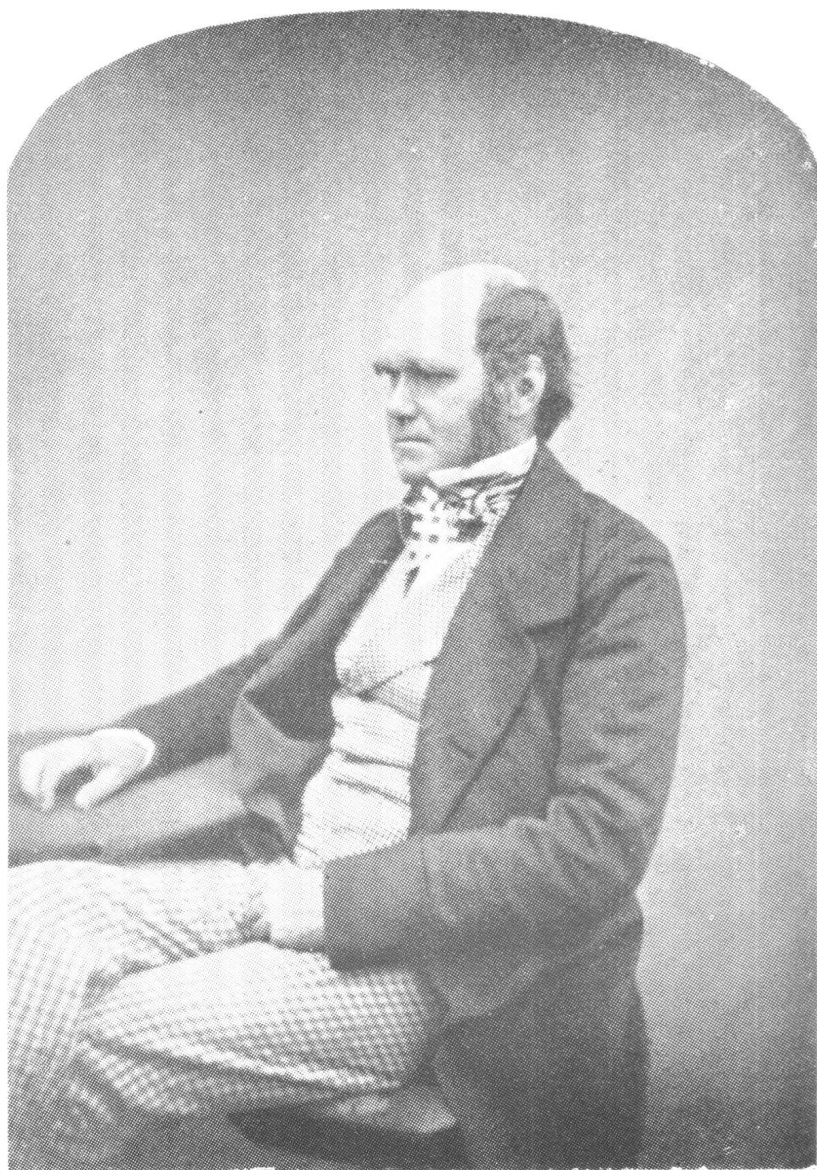
(6) 达尔文纪念像,在伦敦南悬星顿区自然博物馆。



(7) 达尔文纪念像,在莫斯科国立达尔文纪念馆。



(8) 1842年8月23日,达尔文33岁和长子威廉3岁时的合影。迁家前在伦敦的一家照相馆中摄。



(9) 1860年,达尔文 51 岁时的相片。